

四書說

岡錫山書齋

(四)

新刻孟子說序

粵自文明開天聖學聿肇堯舜之道傳及周孔孟子起而躬承道統著爲七篇
眞得孔氏之心法其所以興起世教提醒人心功至鉅矣自沒之後道幾不得
其傳不惟苟揚之疵而不醇雖以董江都之學貫天人王文中之肩荷聖教而
猶不得踞正統殆深難乎其人也宋以來理學大興濂洛關閩斌斌繼起紫
陽以經書集爲傳註蓋闡孔孟之微緒而躬行實踐千古罕覩迄明而龍門接
統復性明道卓乎可傳而吾絳辛子復元崛起河汾之間躬承聖賢之統立品
端方抒議純正起居食息無在不以正學爲己任卽其生平忘貧砥節敦倫務
實與夫憂國善俗之意莫不昭著於耳目間蓋不僅以文辭表見也文清而下
指難再屈雖著述甚富而四書說尤爲續孔孟之心源補先儒之不逮者乃學
庸魯論久已行世而孟子尙未授梓蓋亦有待而興焉數年以來同學李子生
光暨宗弟桓覺子成高子駿諸君輩傳其學於汾湄之間抄錄募刻兼補諸集

以行于世會都門萬函李公祖守憲河東下車以來振官方撲邪教愛民下士
世運民風不然一變客秋過絳詢及辛子之學慨然欲補修諸編倡明正學因
捐俸發刻孟子說而其餘殘缺諸集亦次第觀成洵一時之盛事也夫孟子道
性善闢邪說厥功不在禹下而紫陽乃孟子功臣辛子又紫陽之功臣也我皇
清定鼎以來崇文重道薄海內外共沐雍熙今李公德政之暇表章文獻使辛
子之學不至湮晦則上翊文明之運遠紹千聖之統其有裨于世道人心豈眇
小哉爰誌其美而爲之序

康熙癸丑仲春晉絳後學王復初撰

孟子說自序

孟夫子在當時皆見以爲迂闊而遠於事情想見以爲迂闊而遠於事情者決向不迂闊而遠於事情處做也其所成就結局千古難掩而孟夫子品躋賢聖俎豆宮牆言布天壤在在傳誦當時得一展布則干戈殺伐世界直可轉爲清寧康阜乾坤惜無人見及此信及此竟使之徒托諸空言而已也後世倘有見及此信及此者乎卽其遺言措諸實事則干戈殺伐世界又未必不從此轉爲清寧康阜之乾坤也不然徒崇祀其人傳誦其言買櫝還珠究竟何益或謂後世較孟子之時更不同矣安可一一板執其言而力行乎子曰譬之菽粟不論古今食之皆可療饑譬之布帛無論古今衣之皆可禦寒請一試之看自家是何如品格世道是何如景象若曰行孟子之言於後世不免迂闊而遠於事情是枵腹露體而猶病人菽粟布帛之不適用也終於凍餒而已矣不爲孟夫子之所憫乎因讀孟子

筆此敬諭觀者

崇禎辛未長至日絳州辛全書於養心書院之瞻尼亭上

四書說

河汾野人辛全謹著

孟子

總論

卓哉孟夫子其戰國之聖人乎有子路之兼人而無其諺有子張之堂堂而無其辟有曾點之高而不可謂之狂有南宮适儀封人之識而議論更多有子貢子夏之言語文學而性天更透顏之穎敏曾之弘毅思之精切會之一身昔人以昌黎擬之恐昌黎止得其皮膚也以六一眉山擬之恐六一眉山止得其咳唾也伊川有其精神而圓通則讓橫渠有其作用而明暢不及象山僅有氣魄而純精大不相侔蓋孔子之後再見命世之一人也

而於諸子底裏無不瞭然目中讀
書而能開如此眼孔者幾人哉

情透通徹不
獨知孟之深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仁義是也庶民去之淪於禽獸君子存之所以爲

人孟子七篇只是欲人存之爲君子而不愧於人恐人去之甘自淪於禽獸故直指性善示人其所以知言養氣而不動心者在此其所以知天事天而立命者在此其所以輔世長民而爲五百年之名世者在此故揖讓則稱堯舜征伐則稱湯武願學則在孔子下視桓文爲假管晏爲卑列國之主皆爲禦人於國門之外或日月攘鷄列國之臣皆爲乞墻登壘皆妾婦皆穿窬揚墨講仁義而差者則詆爲禽獸告子則斥爲擾苗仲子則視爲丘蚓惟有此胸襟方有此眼界有此談吐真巍巍然一大丈夫哉故韓子謂其功不在禹下亦惟有此胸襟有此眼界者方有此談吐耳

讀孟子要緊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一節蓋功利井也列國諸人皆匍匐將入井也孟子不忍故以怵惕惻隱之心而爲惓惓接引之口故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 巧合

孟子書與學庸論語宗旨一一印合故曰孟子醇乎醇者也 是

孟子似未言易其實闡天人之奧施扶抑之功七篇正可謂一部周易註疏是
孟子大宗旨無間然矣其稱述制度規模師其意亦大有補於今時

他人之不知孟子不足怪也司馬溫公亦不相信或是他識之未及

溫公高賢

而竟未咀嚼耶

梁惠王上篇

人胸中所具何如開口便見惠王開口便說利孟子開口便說仁義孟子告他
仁義非是教他學吃虧正是教他討大便宜處

言利當下未必無小便宜到頭有吃虧在言仁義當下未必無小吃虧到頭有
大便宜在此人品聖狂家國治亂所由分也

聖賢非是爲討便宜方言仁義只行仁義便自有無窮便宜在

聖賢識見比吾人決高百倍若仁義不可言言仁義無結果處決不肯區區仁

義是言自誑而誑世也

四書
功利習熾惟思讀書者可以正之今人爲利而讀書掄才者卽羅以利讀書者
以爲利用噫學何以見聖人之心世何以臻太平之治

仁義之士多則天下治言利之士多則天下亂盡是仁義天下太平盡是功利
天下危亡歷觀往代不爽絲毫

仁義之風全要上人先倡功利之風全要上人先革仁義之良要從人幼小時
先培功利之私要從人幼小時先杜倡之革之培之杜之願留心世道人心
者一講求之

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本章是論其理沼上章是直畫出個利與仁義圖樣與
人看

周文是仁義的樣子夏桀是利的樣子仁義與利是賢不賢之別處

周文節見人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是作德心逸曰休景象夏桀節見人不中和
天地不位萬物不育是作僞心勞曰拙景象

經始節見文王視民如傷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子在川上鳶飛魚躍回樂點志俱是此一機軸細着眼莫混過

嘗思得一善繪事者繪一幅文王臺沼與民同樂圖時披玩之恍若遊其天

醇

儒好想頭亦游藝之一端

細看此章果是言利有利言仁義有利自當了然

梁王纔說利他便說利不當言纔慚樂他又說果是賢者樂亦不妨不拘一局皆歸於正可見孟子心口皆靈

孟子仁義二字學問在此經濟亦在此外此二字而談學問經濟者孟子之罪人也

醇

有望民多於隣國之心而後移民移粟畢竟是一利心到底有何利必如不違農時二節經綸方是仁義真行仁義可王天下又寧止多於隣國

有河東則借河東以濟河內有河內則借河內以濟河東倘無河東則河內恃

何以濟無河內則河東恃河以濟倘一時兩河交困又將何移以濟可見經濟不知根本到底易窮行王道則源源本本不論豐歲凶歲民各遂其生矣富教二字是孔子一生經濟不違農時二節是孟子一生經濟其寔不違農時二節原從富教二字敷衍出來

首章仁義是泛論其理必如不違農時二條寔寔見諸行事方是寔在仁義願安承教是惠王良心發處孟子要擴充他良心須先去他殺心蓋殺心不去不去決不能擴充良心也要去殺心須先識得殺心蓋殺心不知又何以去殺心也無窮殺心止一欲字生來肥肉肥馬王之欲也飢色餓莩王之殺也惠王之志在雪恥是欲雪個恥心孟子之意在行仁是欲王行個仁心能行仁則興王矣雪恥云乎哉所不能者王有疑心在也去其疑則仁行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仁政卽上章不違農時二條如是則生養足教化行故刑罰可省稅斂可薄然後元氣培而神氣自振故可使執挺以撻秦楚堅甲利兵

殺人極惡事也嗜殺極惡念也人君何苦甘心於此曰此有緣故庸主爲人所使而嗜殺貪主爲欲所迷而嗜殺暴主爲怒所激而嗜殺即有爲之主求治不得其法而嗜殺總之是聖賢之學未講仁義之心未充倘講之明白行之真切則知人自然不爲人所使清心自然不爲欲所迷氣平自然不爲怒所激得治平上策又自然不至胡亂殺人也

曲盡

有不忍人之心是油然而作雲斯有不忍人之政卽沛然下雨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是苗勃然興之矣

聖賢雖云上下一體名分却不肯紊故孔子以風草告康子孟子以雨苗告襄王

欲聞桓文之事猶然何以利吾國乎口氣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歷舉王道依然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的心思

齊王非愛牛而不愛羊見牛未見羊也非愛牛不愛百姓見欲未見民也見欲

求遂其欲欲不可遂而禍且隨之一行王政不惟民可保而欲無不遂也

梁惠王下篇

莊暴一章只是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一句發揮

莊暴不能再問故孟子他日見王與孟懿子不問而告樊遲同

天下原是樂世界人人原是樂心腸君若獨樂民不得樂君能公樂則人人各
遂樂心腸人人同遊樂世界與三五之世何異哉樂之古今從而徐商可也
一見王而問之王卽色變自慚其好樂之不正王之羞惡之心恭敬之心被孟
子提掇出來知獨樂不若與人與少不若與衆王是非之心又被孟子提掇
出來故後三節令擴充其惻隱之心此足見人性之皆善而孟子不敢謂其
君不能而賊其君也

一事也自聖賢手中做出便極好自世人手中做出便極不好文王之囿齊王
之囿其一徵也

文王之囿未必七十里孟子不辨其有無蓋與民同之卽七十里亦無妨也
或事大或事小或一怒安天下總是爲民

撫劍疾視之勇卽北宮黝孟施舍之類也文王之怒卽曾子之大勇孟子之浩然
然是也此已露出浩然章本領矣

問孟子卑管晏矣此何爲而稱晏子曰卑管晏者趨向之高卓也述晏子者取
善之廣大也

耕者九一節雖僅數言治平之道不出於此時無古今小用小治大用大治
問孟子於梁惠則斥其言利齊宣好勇好貨好色皆不禁何也曰梁惠把利字
看得極好再不知有天理一途故孟子直關利字以遏其人欲之私齊宣自
知好勇好貨好色之非也孟子卽勇貨色中撥出天理之則真循循善誘哉
曰棄之曰已之齊王是非之心極明顧左右言他齊王羞惡之心又在惜止少
一擴充

世臣非世世仕宦之謂謂世篤忠貞能清白傳家者無事可以爲國寶有事可以爲干城親臣亦非結寵逢君之謂謂德可以正君善俗量可以容賢蓄衆才可以安民定亂君以父子兄弟視之親若一家腹心手足視之親若一體今日爲親臣矣其宅心者旣忠則遺謀者必善安知他日不世世爲忠也今日何以無世臣正因前日無親臣他日若欲有世臣且先今日求親臣從前用人不慎所以今日使卑踰尊疏愈戚今若無如不得已之愼則將來又使卑踰尊疏愈戚矣官位真如郵舍而用賢真若市道無論國體不雅恐真人終稿於巖穴豪傑多爲之解體君安得有親臣也可不慎與以下正是愼之之實

不一依左右大夫國人之言而尤衡以己見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也參以己見而必先採左右大夫國人之言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也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非止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譬之巨室子

女繁衍自己顧復不偏不得已而情衆乳母育之必乳母真有愛子之心有
哺子之才不嫉忌而宜家人不貪求而營他利以子女托之方必不至失所
然巨室何緣得知乳母不得不托人尋訪不得不自家選擇選擇既定不得
不厚養之禮待之信任之如此然後可以爲子父母推之用人之間也然後
可以爲民父母

貼切

尙詞章拘資格進人不得其法不忠信不重祿用人不得其法赤子何日得遊
太平之世乎

文王未嘗有取商之心非因商民之不悅而不取也孟子謂取之而燕民不悅
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乃一時權宜之詞

滕文公三次商圖存之道孟子終始以自強正理告在他人必爲滕而遊說也
見聖賢不肯從井救人

以一時觀樂正子之言不能勝藏倉之說小人一時有權以萬世觀樂正子是

萬世正人藏倉是萬世罪人君子到底有權

藏倉詆孟子至今何損孟子徒貽萬古唾罵自謂大智其實大愚自謂大巧其實大拙人何苦而好爲藏倉

公孫丑上篇

以世俗識見論則子路真不如管仲以聖門識見論則管仲又大不如子路何也彼以世俗勢焰論此以聖門道德品格論也

一匡九合功烈亦似不卑也曾西卑之以其不會從心地做出宛然浮雲富貴家法其器小哉口氣

人之識見議論真不可強之使高何也井中人決不能見井外事說井外話也是以君子品地欲超

人何苦甘井中耶

孟子下視管晏非是孤高峻特看他二人不能超出功利陷溺亦是入井孺子

一腔惻隱哀矜不暇安肯尋其故武

每能洗發孟夫子心事